

## 引 子

初冬的夜晚，长河市一片灯火辉煌。

“舞旋风”迪厅门前，在霓虹灯红蓝黄绿地闪烁下，三三两两的青年男女不断聚集着结伴出入。路过门口就能听见里边传出的疯狂的快节奏音乐。

一个穿着入时的妖艳姑娘独自一人走进了迪厅。

她的头发染得金黄，发丝柔顺地披散在肩头，长长的睫毛、大大的眼睛，嘴唇涂得火红，白晰的脸蛋时刻充满了性感而妖冶的神情。她穿着一件乳白色裘皮短大衣，敞开怀露出里边的红色羊绒衫和下身的米黄色短裙，短裙下是一条健美裤，脚穿一双白色短皮靴。

她进门时没有买票，对门卫抛了一个媚眼算是打了招呼。微笑的时候，她嘴角的一颗黑痣非常醒目。

姑娘在大厅里找到一个角落的位置坐了下来，点燃了一支香烟，然后翘起二郎腿随着音乐晃动着，借助忽明忽暗的灯光，她静静地逐个端详着面前的每一个人。

一支舞曲结束，所有的灯光都亮了，舞池里站满了人。

一名男主持人手持麦克风跑上小小的舞台，他跳舞累得满头大汗，上身只穿着一件白色衬衣。他眉飞色舞地鼓动大家做好准

备,下一曲更有劲儿、更激情。做为主持人,他的嘴皮子很利索,几乎喋喋不休。为了煽情,他穿插讲着成人笑话,讲到高潮处他脱下了衬衣,里边竟穿了一个女人的乳罩,引起哄堂大笑。

一番插科打诨之后,男主持人宣布第二首劲爆迪曲《攻占地球》开始。

灯熄了,只留下一盏忽明忽闪的射灯将灯光在人群中扫来扫去。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大厅内蹦跳着。一位男青年走到穿乳白色裘皮短大衣的姑娘面前说着什么,一会儿两人交换了什么东西,男青年转身绕过半个迪厅回到二男三女同伴面前,几个人开始分享纽扣一般的粉红色药片——摇头丸。

不一会儿,这几个年轻人疯狂地摇摆起来。跳得热了,还不断减少身上穿的衣服。

## 第一章 离异

### (1)

11月，黄昏的太阳斜斜地挂在西边的天空，金黄的霞光剑一般穿过云层的阻挡，给这个 218 平方公里的省会城市再染上一层神秘色彩。天气渐渐冷了，不论是朝霞还是晚霞都比夏天的阳光更受到人们的欢迎。

大地已过了收获的季节，万木已开始凋零。街道两旁边高大的法国梧桐已开始被寒风吹落树叶，渐渐露出枯枝和一团团黑乎乎的鸟巢。昔日在这里栖息的白鹭已经南飞了，每一棵粗壮的树干上都残留下斑斑鸟粪的痕迹等着风雨的洗刷。

一条流淌了 3500 多年的河流多处断水，只有干枯的河道曲曲弯弯在城市里绕了九曲十八弯，由西向东延伸而去。

天色渐渐黑了下來，路灯开始照亮这座城市。饭店宾馆的霓虹灯也开始闪烁，远处的高楼大厦比白天更能显现出自身优美简练的线条。

尽管缺水，由于市政府的努力使那条流淌了 3500 多年河流的两岸被规化成了漂亮的河滨公园，亭台婉转、曲径通悠。每到夜晚，两岸灯火通明，吸引了不少市民游逛散步。夏日夜晚的蛙鸣现

在已经听不到一点声音了，留下的只是回忆。除了年青人在这里谈情说爱，白天和傍晚常有一些老年人顺着河边散步，对于热爱家园的人们来说，自己生活的城市永远是美丽的，初冬里枯黄的小草仿佛依旧是绿色的，郁郁葱葱。他们的心里一定在想，要不了多久，白鹭还会飞回来做窝，绿色还会重新覆盖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

长河市，因北邻黄河而得名，一条长长的京广铁路贯穿了市中心。由于城市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长河市成为近代以来著名的中原重镇。

夕阳渐渐西沉了，在霓虹灯、路灯和车灯组成的纵横交错的街道上，汽车和自行车形成的庞大车流南来北往，川流不息。许多条街道的人行道都开始挑灯夜战，抓紧时间更换彩色地板砖。一块块宣传牌、宣传条幅悬挂在街头的醒目位置上：热爱家乡、增辉长河。

街道两旁矗立着许多栉比鳞次的高楼大厦，颜色深浅不一的玻璃窗已没有白天那样醒目，让行人无心去猜测玻璃窗背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故事。

## (2)

月光照进一扇玻璃窗，洒落在房间的沙发和地板上，也洒落在双人床的床边。

午夜时分，床上的女人已经昏昏地熟睡了，她肩膀裸露，蓬乱的头发柔落在枕上，而年轻男人则起身穿了衣服。从身上的肌肉来看年轻男人很健壮五官端正并不稠密的头发向后梳着年纪大约在 27 岁左右，下巴上留着醒目的山羊胡。

年轻男人打开了电脑，用连线熟练地链上自己皮包里的小型数码录像机，将他和那个女人做爱的镜头做成墙纸，然后熟练地敲击键盘打出一行字：

想我 周三晚 10点情缘网站红茶坊见，花花飞猫

自称‘花花飞猫’的年轻男人换好皮鞋 收起连线并拿起自己的小型数码录像机放在男式皮包里，轻轻打开房门，回头看了一眼床上裸睡的女人，轻轻带上了房门。

房间里的钟表答答地走着，钟表的上方挂着一幅男女双人合影照片 很显然 这个年轻的‘花花飞猫’不是这个家庭的男主人。

“花花飞猫”走出楼门来到街上 伸手拦住一辆出租车。

出租车飞快地向邻近的春阳市驶去。出租车后排，“花花飞猫”打开自己的男式皮包取出小型数码录像机，戴上耳机，通过液晶显示器看到了他和那个比他大 10 岁的寂寞女人今夜在床上翻滚的一幕，他得意地笑了。

### (3)

长河市市委机关报《长河日报》社大楼位于长河市市区东部，是东区比较显眼的建筑物，银灰色的大楼有 24 层高 大楼东边的外墙还建有两座观光电梯。

3 楼群工处办公室，说话声此起彼伏，群工处副主任柳书阳和几位编辑正忙于公务。

叮铃铃 柳书阳打开了 v988 手机 看了看显示屏 知道是儿子从家里打来的 他按了接听键 起身走近窗口。

“爸 都 12 点半了 中午回来不回来？”

“嗯 这样吧 我办公室还有些事情没有办完，一会儿再给你回

电话。柳书阳关了手机 重新坐到办公桌前。

办公桌是四张并在一起的，只有一部外线电话。此刻，23 岁的女实习生齐凯正在联系采访某建筑工地建筑噪音扰民的事情，占用了电话线，所以儿子才打了他的手机。

漂亮的齐凯刚刚来报社实习不久 她年轻单纯 给人的感觉首先是漾溢着青春的气息，在走路和扭头的时候一头乌黑油亮的柔发不停飘摆晃动着，让人想起电视里的海飞丝广告；其次是发育较好的身材凸凹有致，常常以一袭牛仔裹得紧紧的；齐凯的皮肤并不是很白，极象她的妈妈，但是一排整齐小巧的牙齿雪白雪白的，一笑两个酒窝，让同龄人看了着迷。

柳书阳办公桌旁边坐着两位前来上访的下岗女工，拿着一叠材料，看到柳书阳接电话，一位女工喝干了茶杯里的最后一口水说：“柳主任 那你先忙吧 该说的我们都说了 你得替我们几百名下岗工人做主呀。”

“做主的是市政府。明天我再问问统筹办，市里有文件规定，该交的各项基金哪个企业也不能拖欠……”

“柳主任呀 统筹办、信访办 我们都去过了 人家也催要了两个多月了，可就是要不来钱，俺们厂子不给。还是人家给出的主意 让俺们找《长河日报》 说只要党报曝了光 事情就好办了。”

“这样吧 你们先回去 我先看材料 然后转给有关部门。”

送走了两位下岗女工，柳书阳的手机又响了。他不准备接听，心想准是儿子又催问午饭的事情了，中学生学习任务重，活动量大 总是饿的很快 什么时候吃饭都象狼一般贪婪。唉 没办法 自己和妻子感情不和分居了，还不能让孩子知道，只有自己天天带着孩子了。他下意识地掏出手机瞥了一眼号码，很熟悉却不是家里打来的。

“喂，书阳吗？”对方很亲切的口气，柳书阳立即听出来了，是报社党委书记李建国。“群工处真是热线连万家呀，什么时候都打不进去。书阳，下午有采访任务嘛，噢，没有的话，下午上班后请你来我办公室一趟，啊，随便聊聊嘛。”

关了手机，柳书阳锁了办公室抽屉，拿了公文包。他的家距报社有 20 分钟的路程。

啪。

齐凯那边挂了电话，用手拂了一下垂在脸上的柔发，一脸掩饰不住的青春气息，眉目之间流露出气愤：“什么长河市先进建筑公司，竟然在距居民楼 20 米的地方搞什么不间断施工，还说是国外先进技术，这不是噪音扰民是什么？”

“小齐呀，下午你最好到凤凰小区建筑工地去一趟，采访几位居民。长河市已经限制使用锤击桩，包括预制桩、套管注桩，看看有没有这种情况。另加，把各区行政执法局的监督电话再公布一下。今天下午就把稿子编发了。哎，中午怎么吃饭，又去吃盒饭？”

“哎，柳主任，您这不是撵我吧。”齐凯做了一个鬼脸说：“放心吧，我不去您家吃饭，我这么年轻，怕嫂子知道了不好交差吧。”

“鬼话，丫头片子懂得不少。好，那我先走了。”柳书阳带上了手套。

#### (4)

兰州牛肉拉面馆的大厅里已经座无虚席，人们一边吃着一边交谈着，大厅里乱轰轰的。热气化成水雾覆盖了临街的玻璃窗，从大厅里向外望去，只能看到模模糊糊的影子，借助于声音可以判断出是汽车、摩托车、自行车或是行人。

临着玻璃窗的倒数第二排的餐桌前，柳书阳和儿子对面坐着。油乎乎的小餐桌放着一只小醋瓶和一只用白酒的包装盒做的筷子笼，里面插满了质量不是很高的一次性木筷。柳书阳拿出一张餐巾纸擦拭着桌面和桌边。儿子柳小雨手里拿着筷子不停地敲着什么。

“这太不公平了，那一桌来的晚都吃上了，咱们的面怎么还……哎 服务员。”柳小雨挥着筷子叫住一位女服务员，“我们的面是不是还在田里种着呢 怎么半天了 还等着收割机 饿死我了。”

“快了快了。”女服务员走了。

“在哪学得这么贫嘴？”柳书阳沉着脸瞪了儿子一眼。

一位男服务生用托盘端来了两碗冒着热气的拉面，迟疑了一下。

“别看了 就是这桌 两碗四两的 快放下吧。”柳小雨接过拉面 呼呼哧哧吃了起来。一边吃一边还嘟囔着：“爸 这也太不公平了，他们兰州在咱们长河市开了这么多拉面馆，赚了咱们长河市多少钱呐。爸 你去过兰州吗？”

“去过。快吃吧。”柳书阳摘下眼镜放到一边 也开始吃面。

“兰州是不是家家户户都爱吃拉面？”儿子仍然刨根问底。

“嗯……”柳书阳思索了一下，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很独到也很幼稚。独到的是长河市十几年来开了大大小小上百家兰州拉面馆，怎么从来没有听人谈过“兰州人爱不爱吃”这个话题，耐人寻味；幼稚的是小孩子干事情先看喜欢不喜欢，而大人不象孩子那么挑食，爱吃不爱吃都要吃饭。

“只能说牛肉拉面可能比较适合兰州人的口味。我去兰州出差在街上吃了几次拉面，人家那儿的碗不象长河市这么大，而是都是这么大的规格、没有小号的。”说到这里 柳书阳忽然想起同事们

在一起聊天时常常提起的外地人对长河市的描绘：长河的河水埋脚面，长河的饭碗能洗脸。想了想，不是什么好话，没对儿子说。

柳书阳忽然又想起了齐凯，这个小姑娘中午一定又去吃盒饭了。

齐凯只是西南新闻大学即将毕业的在校实习生，如果她表现得好，将来报社和她本人达成共识，报社也许会接纳她的人事档案让她成为报社正式工作人员。柳书阳不知道齐凯是通过什么关系来报社实习的，10月份才来实习。报社人事处通知他，齐凯的实习期至明年3月底结束。

齐凯很漂亮，这是无可争议的。尤其她那一头齐肩的柔发天生的油亮，飘来逸去总让人想起电视里卖洗发膏的广告。

柳书阳自己也闹不清楚为什么对这个女实习生这么关心。尤其是上个月，已经分居的妻子朱丽向他提出离婚的念头后，尽管为了孩子他始终没有同意，但是他感到自己的心灵一下子空虚起来。

## (5)

长河市明山路派出所接待室。

“你到底想说明什么情况？”今天是刑侦中队长刘玉涛值班，他苦笑着问报案的女人，同时放下了手中的钢笔。

对面长椅上坐着一位36岁左右的女人，微微烫卷了短发，中间染黄了而四周仍是黑色。她轻轻搓着两只手，低着头。

门口拿着自行车证的老翁焦急的等着。一个老太太探头问了一句：“同志，补办户口在哪个办公室？”

刘玉涛挥了挥手：“今天星期六，不上班。”

“那你说，”刘玉涛点着了一只香烟，又问那个女人：“他又没有

强奸你、又没有盗窃、也没有打劫，只是录了像？录了像又没有诈骗。究竟你……想报什么案？你有外伤需要法医检查吗？”

女人摇了摇头。

“今天所里没有女警察上班，值班所长也是男同志。你说的情况我听不明白，也不便多问。你回去写份报案材料送来，我们再研究。抓紧时间破案。今天也算你报过案了，你看这样好不好？”

“那好吧。”女人站起来慢慢向外走。

“别急。叫什么名字。”刘玉涛拿起了钢笔。

“焦桂芳。”

“外面那个老同志，您进来吧。”刘玉涛指着长椅说：“请坐吧。”

老翁根本没有去坐，而是大声嚷嚷着：“民警同志，我女儿才买了一个月的新自行车，来我家就在楼下停了5分钟，也上了锁，怎么说没影儿就又有没影儿了呢？这小偷也太猖狂了。他们说现在的小偷大部分都是吸毒没钱才偷的，怎么就没人管管吸毒的呢？”

## (6)

柳书阳按了报社电梯的上行键，走廊一端走过来两个同事和他打招呼，他应付地点点头，面部僵硬地笑了笑。那两个同事大致说了几句报社人事制度改革之后我们去群工部跟你一起干吧之类恭维的话，他也含糊地答应了。

从中午吃饭到下午上班，他一直在揣摩着下午李书记到底找他有什么事。平时工作上的事情李书记和他接触不多，偶尔来发篇稿子也都是同学呀、亲戚写的投诉稿件，基本上都是楼层下水道不通了、路灯不亮了、阴井没盖了等等之类的投诉或建议、批评。顶多也就是再拨个电话核实一下，不费什么事儿。

今年 51 岁的李书记曾是北大的高材生，先是在省报做了 10 年的记者，然后调到市委宣传部在新闻科当了 4 年的科长 然后又调到《长河日报》任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李书记第一次与柳书阳长时间谈话是今年年初 也是天冷的时候 那是党委决定任命柳书阳为群工处副主任之前的谈话。一个月后，群工处主任调到省报去了，主任的职务一直空缺着，是不是报社党委有了新的考虑？想到这里，柳书阳的心里噼噼直跳。

柳书阳走出电梯，叩响了李书记办公室的门。

“请进。”

李书记的办公室是报社较大的几间办公室之一，坐在沙发里，柳书阳感觉自己离李书记的大写字台至少有两米远。李书记给柳书阳倒了杯热茶，自己也向大茶杯里添了热水，将大茶杯捧在手里，坐在离柳书阳很近的沙发里，脸上一直堆着笑。

“书阳啊，上午打电话时本来想约你一起出去吃个便饭，可是考虑到你要和孩子一起吃饭，也不便打扰你。怎么样，弟妹还是很忙 她是在那个 那个省外贸是吧 唉 外贸工作确实很忙啊 上班又那么远 你每天带着孩子 都不容易啊。”

柳书阳的心头猛地一热，这么大大报社 500 多名职工 李书记能将自己的生活了解的这么详细，真不容易。

“李书记 现在外贸工作不象以前那么忙了……”

“噢 对对对 政策调整后出口指标都分到了企业 那弟妹还是在外贸搞监管工作？”李书记 如果可能的话 这两天我要找您签字、盖章 我和我爱人准备离婚。”

“离婚？”这个情况完全在李建国意料之外 捧着大茶杯的手抖动了一下。他很快镇静下来 他知道婚姻问题是不宜多谈的 于是很婉转地把话题又转到了自己要说的话题上。

“书阳啊，婚姻是大事，可不能一时冲动啊。你在咱们报社干了这么多年，同志们对你的工作评价是很高的。有什么事需要我李建国帮忙的、需要组织出面，报社都是支持你的。报社下一步还要大幅度进行人事制度改革，还要在省会新闻单位搞人事代理制度的试点，从工作的角度出发，我想还是早点让大家知道改革的目的，也有个心里准备。当然了，报社的每一步改革既离不开广大职工的积极响应，更离不开市委宣传部领导的大力支持啊。书阳啊，快到年底了，我想请宣传部赵副部长一起坐坐，听听市里明年有什么宣传方面的打算和安排。你和赵副部长是战友，我想请你也坐陪，不知道明天晚上你有没有时间？书阳啊，你们群工处来访读者多，突发事件多，也经常有回不去的时候。喏，昨天我的一位老朋友送来两箱金龙方便面，一箱红烧的、一箱麻辣的，你给孩子带回去……”

“不行不行，李书记。我家备了好多方便面。”柳书阳急忙起身。叮呤呤，他的手机响了。

“这有什么不行的，我又不是向你行贿。带回去吧，什么时候忙了，让孩子自己泡一袋，再打上两个荷包蛋也算是一顿饭吧。”

柳书阳又一次感到自己心头一热，眼眶也有些湿润了，他用食指扶了扶眼睛架，然后打开手机：“喂，齐凯，什么，二十里铺镇米村……小孩卡在了井里？好好，我马上回办公室，你先通知办公室派车。”

(7)

“请问，柳书阳在吗？”

“还没来，你有什么事儿吗？”青春靓丽的齐凯此刻一脸睡容，

一边收拾办公桌上的稿件一边说 见来人有点迟疑 就说：“是公事还是私事？要不你坐在这等他吧。”

来人 40 岁的模样 上穿一件皮西装 下穿一条笔挺的西裤 溜光的头发向后梳着，已显出人到中年身体发胖的痕迹。他左手拿着一个皮包，右手拎着一串哗啦哗啦响的汽车钥匙和遥控器。他在柳书阳的办公桌前坐下 礼貌地问齐凯：“这位老师 柳书阳下午几点上班？”

齐凯抬起手腕看了看表：“该来了。要不你给他打手机问问走哪儿了？”齐凯将办公桌上的电话向前推了推。

“请问他的手机号码是多少？”来人从皮西装里掏出一个小巧的手机。

“你不知道呀？那你找他……”齐凯有些警觉起来。

“噢 我和柳书阳是中学同学 几年没有见面了 只记得他的传呼是东方台呼 7878。”

“要是私事，你还是等他吧，昨天晚上在二十里铺镇采访到凌晨 3 点 上午又赶写稿件 中午肯定在家里睡一会儿。他说 2 点半以前一定会来的。”

“你们干新闻工作真辛苦。”来人恭维道。

“哟 谭力 那阵风把你给吹来了。”柳书阳走进办公室 看见来人 脸上立即绽开了笑容。“也不提前打个电话。”

“书阳 你真是大忙人啊。两年不见 你还是这样忙。辛苦 辛苦。”

“我这是官差呀 干的是革命工作 比不上你谭大经理忙得有经济价值。怎么样 是不是请我去参观你科工贸智能大厦呀？”

“什么智能大厦 早停工了。我今天是找你帮我看一篇稿子。”

谭力从皮包里掏出红塔山香烟帮柳书阳点上。

柳书阳吐了一口烟雾说：“你还要再等我几分钟，我得把昨天的的稿子安排好。”说完从采访包里掏出稿件转向齐凯说：“第一次熬夜去采访，现在还磕睡着的吧？这是编者按，排到稿子最后边。噢，我错了，是编后语，能排下就用4号楷体，排不下用5号楷体。照片洗好了吗？一版排500字就够了，其余的转到2版，要突出大照片。一版可能要发今天的全市科技大会会议报道，你先把稿子、照片送到总编室，我给一版编辑打个电话。”

齐凯拿起稿子、照片走了。

柳书阳拨通了总编室的电话：“杨健民？正好我就是找你。昨天二十里铺建筑工地救孩子的稿件张总编辑已经签过字了，图片你最好发个通栏。……别那么扣门儿，省报可能要发3张四栏照片，这件事情惊动了省委，光部队就调动了300人。好好，反正照片是周市长亲自指挥的现场镜头，你小子看着办吧，小心张总编打你的屁股。……什么漂亮秘书？那是我们群工处的实习记者，你小子别动什么歪心眼儿。好好，改天请你吃饭。”

“实习记者？就刚才那位？”谭力吃惊地问道。

“嗯，西南新闻大学毕业的，刚刚来了一个月。”

“大学生也有这么漂亮的？”

“什么漂亮的姑娘你谭大经理没有见过呀。说你的大作吧。”

谭力从皮包里掏出一厚叠材料递给柳书阳。

柳书阳翻了翻：“写小说呐，这么厚，足有10万字吧。还是你先说说吧。”

## (8)

谭力中学毕业以后到一家科技公司工作，无非是直销一些小

家电，代卖一些大家电。靠着父亲在物资局当局长的便利条件在物资局批出来不少条子，倒手挣了钱。后来，谭力干脆自己开了公司专营木材。谭力属于文学修养比较高的一类儒商，尽管中学时代没有写出什么文学作品来，倒也一直喜欢读书。一个偶然的机 会，他认识了房地产。他开始倾其所囊去买地，盖了简易厂房生产 饮料。第二年，房地产开始升温，他迅速贷款盖起了楼房并出售， 他挣了 50 多万元。他接着在郊区买地 这一次地价贵了 他又不 愿一直握在手里，不到一年便出手了，只挣了 20 多万元。一直忙 了十几年 到 1999 年他的事业越做越大，他在长河市东区买了一 块地 准备盖起一座 24 层的 5A 级科工贸智能大厦。当庞大的智 能大厦只盖到第二层框架时，北边邻近的居民楼一纸诉状将他告 到了长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理由是 26 层的智能大厦将完全 遮挡住北边的居民楼，使居民楼无法每天见到可爱的阳光。

谭力说，从此，我的腿都跑细了，我走完了差不多做生意以来 所有走过路程。我一次次找规划局，规划局说智能大厦的规划审 批是符合规定的，按国家规定既没有压道路红线也留足了与居民 楼之间的距离，完全可以继续施工。他一次次找居民们说情，嗨， 一群老大爷、老太太整天搬个小板凳坐在工地大门口晒暖儿聊天， 不让施工车辆出入 只一句话 让人民法院来判决吧。

他一次次找法院，法院说挡住人家阳光就是不对，全国就有几 例建筑商败诉的先例 你只要敢接着施工 连你房产公司带规划局 一起做被告而且肯定败诉。

他又一次次找规划局 规划局说他敢 他法院要是敢判规划局 败诉，规划局让他法院的家属楼 10 年内别想盖起来。判吧！

这一拖就是两年，最终也没有判。现在只好向新闻单位投诉 了 讨个公道吧。200 多万砸进去了刚刚冒出个架子，别人不心疼

我心疼啊。我还要天天还银行贷款利息，我贷了 2000 万元呐，当时见事头不好我马上就还回去了大部分，现在还有一部分需要还利息。

这份材料写的就是智能大厦的事。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你谭大经理不是依旧很风光吗？”柳书阳又点上了一支香烟，笑着对谭力说。

“我现在是虎落平阳没人理了。前些年年年市里把我评为优秀青年企业家，现在谁理我？不是还有 10 栋家属楼撑着，我早就申请破产了。我是不想给长河人民增加社会负担呐，我公司里有 50 多个人都是前些年市里硬塞给我的下岗职工，你说，困难时我帮助他们解决了再就业，那现在谁帮助我呀？”

“这样吧，”柳书阳说：“你把材料先放我这里，看完以后我再和你联系。”

“别介，趁着我在这儿，看不明白的地方我也能给你解释解释。老同学了别客气，晚上我请客吃饭，叫上你们办公室的同事还有那个漂亮的实习记者，咱们一起去吃大闸蟹。”

“是这样，我这里下午还要赶出群工处的年度工作总结，晚上呢正巧有了安排。老同学来了应该我请你吃饭，后天是周末，我叫上几个老同学咱们聚一聚吧。”

“行，要是你忙，那咱就改天，我的事儿你可别忘了，我猴儿急着呢。”

(9)

明山路派出所所长办公室。负责刑侦工作的副所长孙斌推门进来：“刘所长，你找我？”

“坐吧 我刚从分局开会回来 上星期六那个焦桂芳报案后 又有四个妇女报案，作案人的名字不一样，但长相却很相似，案情有可能是骗色骗财，但还没有完全形成事实，分局已经暂时归结为预谋敲诈。由于报案人中有三个都在咱们辖区，分局已将案件交给咱们派出所侦破。那两个人报案的材料我也带回来了，你先看一下。这个案件你牵头办吧。葛指导员在吗？”

“他带着刑侦中队去红塔小区了，那里刚刚发生了一起爆炸案。一辆运输鞭炮的三轮车爆炸了，没有死人，但有六个人受了重伤。”

“这个预谋敲诈案呢，”刘所长扔给孙斌一支香烟，“关键还需要一些辅助手段来破案。首先得会懂电脑，市局退役一批电脑，给咱们派出所分了两台，你先用着。户籍上太忙，不能往外抽人。这个月市局分给咱的两个大学生培训后也该到了，有懂电脑的先给你配上一个人。分局催着抓紧时间破案，网恋引发的案件是目前比较典型的案件。”

1.85米高的孙斌身材魁梧，相对与瘦弱的刘所长更显得人高马大。孙斌在沙发上坐下 翻开一个案卷：“花花飞猫”四个字立刻映入了眼帘。

这网名真怪。

## (10)

22层高的长河饭店依然是门庭若市，大门两边以及门前停了很多高档轿车，不时还有几辆出租车把客人送到饭店。客人来这里消费，饭店可以替客人代付出租车费。

2-4层是中西餐厅。“伊丽莎白”包房是一间装修豪华的西